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爱洛特·海斯 / 著
刘晓媛 / 译



完好的家庭

Ready-made Family

北方文艺出版社



完好的家庭

Ready-made Family

[美] 夏洛特·海丝/著/刘晓媛/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14

©1995 by Charlotte Hughes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晓 红

责任印制：刘玉龙

完好的家庭

Wanhao De Jiating

〔美〕夏洛特·海丝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65 千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059-5/I · 1038 定价：15.00 元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目 录

一、天涯沦落人..... (1)

杰西说：“如果你是为了追求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爱情而在这儿安顿下来的话，你就是一个傻瓜。路克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之一，别指望他能对爱情与温柔感兴趣。”

二、患难与共 (24)

她看到了这里的又大又舒适的房子，认为她能够将它变得更加温馨，但是她知道这也许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她符合他头脑中的标准吗？他是他盼望中的女人吗？

三、真 情 (41)

她不知道如何来应付他的这一举动，从他的手中，她能感觉到他的力量，但是他的抚摸却是极其温柔的。她触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眸因发烧而异常明亮。

四、杰西的计划 (58)

她听到他呼唤她的名字时，几乎要发抖了。有一瞬间，她真想向他坦白，她连牛肉饼的基本配料都不知道。但是他向着她微笑了，让她感到心慌意乱、双腿发软。她立刻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配料找到，哪怕其中有一种配料是骆驼肉，她也要开车到最近的沙漠里去将它带回来。

五、风云突起 (80)

塞尔维亚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灯光幽暗的长方形房间里，很多小巧的桌子上铺着白色的台布，雕花玻璃杯中跳动的烛光，就像是夜空中的星星。

六、磨 擦 (99)

看到她优雅的后背，瑞雷感到脸上倏然间失去了血色。她的双膝微微地蜷缩着，可能是想藉此来减缓疼痛，但是这反而让她的臀部轻轻地翘起。他手中的瓶子失手落到地上，滚到了床头柜的底下。

七、婚 礼 (119)

这是她暗中期盼已久的事情，她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笑，她最后终于拥有了她想要的一切东西：一个能为她的孩子们提供安定的住处、并或许能填满她的空虚的潇洒的男人。

八、弄巧成拙 (142)

她叹了一口气，那本书上说，这个办法是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并让他从头到脚都喜欢你的万无一失的办法。但是想到她即将扮演的角色，她就感到极端心虚。

九、爱之夜 (159)

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倏然而过，也许是灵魂的撞击，塞尔维亚用她的每一根神经捕捉到了它。

十、合唱团新指挥 (178)

第二句歌词唱出来时却是流畅优美的，她的自信心恢复过来了。立刻，她面前的人群开始微笑了并点着头，有几个人甚至闭上了眼睛。当她将全部

心思都投入到歌声中时，她感觉到她的眼睛湿润了，
歌声深深地触动了她的灵魂。

十一、阴 影..... (199)

塞尔维亚感到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刺穿了她的心，她曾经试图让自己相信，他装修这座房子是为了他们。但是实际上，他是出于对他前妻的怀念，他还在悼念那个死去的女人吗？

十二、重返家园..... (213)

他如释重负，用力将她拥进自己的怀里，然后开始不顾一切地吻她。一会儿，他们走出了浴室，心中涨满了渴望。“让我们回家吧。”瑞雷说，两个大些的孩子立刻发出了一阵欢呼声，甚至迪沃在他的湿尿布里也鼓起掌来。

一、天涯沦落人

平克利城坐落在一个半岛上，犹如一座拔地而起的纪念碑，被四周的沼泽地环绕着。退潮以后，潮汐所造成的深深浅浅的水坑就暴露了出来。咸涩的沼泽地，被阳光烘烤成金黄色，在微风中荡漾着粼粼细浪。

塞尔维亚·迪祈祷他们到这里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们住在一座人口密集、犯罪率极高的城市中；而眼前的这个南部小镇，却让她感到耳目一新，让她联想起她成长的那个镇子。她微笑着，吸了一口带着咸味的空气，仍能感觉得到春风中的微寒。这晴朗的一天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

当她开车经过一座古老的两层高的楼房时，她脸上的笑容轻轻滑落了，低矮而笨重的空气调节器，装在窗户旁边；周围的草地大部分裸露出干硬的红色的泥土；一根锈迹斑斑的旗杆孤零零地矗立着，和旁边一块饱经风吹雨打的标志牌寂寞地靠在一起，那块牌子上写着几个字，平克利城高级中学。

塞尔维亚向身边的座位上扫了一眼，她的十四岁的儿子正向车窗外注视着，脸上是一副恐惧与不信任相混合的复杂表情；在车的后座位上，她十三岁的女儿仍在沉默着，她脸上的神情告诉塞尔维亚，她的思维正在别处游荡着，她害怕回到现实中来。

“我知道这儿看起来不怎么样，”她说，既希望能将她的女儿从沉默的自闭中解脱出来，也希望能让儿子感到镇静，“但

是我确信它是一所好学校。”

“你应该给外祖父或是外祖母打电话。”戴维说。

他们以前就提到过这个话题，“你知道得很清楚。”塞尔维亚回答。

“他们也许会帮助我们，他们不能永远都对你坐视不管。”

“你不了解我的父母。”这是很悲哀的，但却是现实。她的父母永远都不会看她的孩子们一眼的，塞尔维亚认为这是他们的损失。

“一个人怎么能对十五年前的旧事还念念不忘呢？”

“他们对他们的信仰非常固执，”塞尔维亚告诉他，回想起在他们强大的南部教义影响下的成长经历，“当我和你们的父亲私奔时，我伤了他们的心，他们已经为我挑选了一个合适的人，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那时正在学习做一名牧师。但是我却和一个音乐家一起走了，他曾发誓让我过得快乐。”

“后来发生了什么？”戴维问。

她以前曾经告诉过她的孩子们这些往事，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对这些往事永不厌倦。她认为他们是想通过这些事来猜测她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她为那个人献身，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想到她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和一个乐队一起巡游，并在几百人面前登台唱歌的经历，让他们感觉这不像是他们认识并热爱的妈妈。

“事情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她最后说，“我喜欢唱歌和别的一切活动，但是我还是想要一个家。”她从没有告诉他们，当她怀着戴维时，他们的父亲如何强烈要求她隐退下来的事，和她发现他和一个新来的主唱歌手私通的事，那是玛琳达才生下来不久。她的孩子们不需要知道事实，只要知道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漠不关心就足够了。

戴维咕哝了一句，悲伤地摇了摇头，“我敢打赌，这个镇子有一些很好的摇滚音乐会。”他咕哝着，讽刺性地提高了声音。

“哦，很好，”那个女孩子在后面的座位上说，她的声音充满敌意，“这就是我生存的理由。”

塞尔维亚假装没有听见他们的争论，这只不过是这个女孩子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对她的哥哥所发起的无数攻击中的一次。很显然，她恨他。

戴维没有说什么，像他的妈妈一样，他学着对他妹妹少见的然而而是强烈的愤怒具有耐心。内疚感刺痛着他，他盼望能看到昔日的那个玛琳达回来。

他挠了一下脖子，抖了抖衣领，“自从我们昨夜睡在那个廉价小旅馆以后，我就一直感到浑身发痒。”他说。

“如果你不那么固执得偏要睡在地板上就好了。”塞尔维亚温柔地提醒他。

“我不想和我的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他告诉她，做了一个鬼脸，让人以为他的妈妈曾建议他睡在牛粪堆上，“玛琳达应该和你在一起睡，那么我就只好睡另一张床了，可是没——”

“够了，”塞尔维亚的目光警告他不要再提起和他妹妹有关的字眼。玛琳达前天夜晚就坚决拒绝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更糟糕的是，她尽可能地避免了一切的身体接触，甚至是无意中在她肩头上的轻拍。两周以前，在急诊室里，她和那位年轻的医生打起架来，后者想为她检查一下受到袭击后所受的伤。

很难相信玛琳达曾经是一个快乐的、有教养的孩子，她很活跃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不像戴维，总是学习落后，不求上进。玛琳达和那些梦想着毕业以后上最好的大学的出色的学生们在一起；而她的哥哥却在八年级苦苦挣扎着，他勉强通过学期考试，而她却在过级考试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戴维真应

该好好上一堂卫生学课——他穿着有味的胶底运动鞋，撕破了的牛仔褲，很长时间没有洗过的衬衫；而玛琳达对生活却是一丝不苟的，在她没有将房间收拾好以前，她从不离开屋子。

当然，直到发生那次袭击。那次袭击让她失去了她浓密而金黄的长发；更让人痛心的，是她的眼睛中失去了那种生命力的光泽。这次事件全是戴维的错。

当邻近地区的一伙无赖邀请他参加他们所谓的团伙时，戴维曾经感到得意。然而他发现他们设计抢劫一家啤酒店，他很害怕，立刻退出来了。但是当你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之后，退出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那伙人在一个下午，把玛琳达逼到了一条黑暗的胡同里，他们粗暴地对待她，并中断了她齐腰长的头发，直到露出了头皮。

警察采取了一些软弱无力的措施，想要追究那伙人的责任，他们不停地按门铃，提问题。但是在纳什维尔，毒品事件与杀人案件那么多，这么一件小事情是不值得浪费人力的。

事情可能会更可怕，塞尔维亚意识到，有可能是强奸。她下定决心要离开这座城市。

“我们将要开始一个新的旅行，”一周前，她对女儿说，“你不必担心新镇子里的居民会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她知道她的女儿对其他孩子在她背后议论那次袭击的事感到很难堪。她曾经领着女儿到一个发型设计店，想看一看发型设计师用她头上残留着的头发，能做出什么样的发型。她所能做的事就是伪装，他们都希望头发会很快地再长出来。

“我们去哪里并没有关系，”玛琳达回答着，她仍旧意志消沉，神情阴郁，“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塞尔维亚曾经为此事痛哭不已，她几乎流干了身体里最后一滴泪。现在当她采取了行动之后，她感觉好多了，她要

她的孩子从这个城市带走，远离那个恶劣的环境和它的坏影响。

当他们开过架在水面上的一座弓形桥时，她将她的注意力转移过来：水面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反射着跳动着的银色的光芒，捕虾船在水天交接处工作着，被一群寻觅早餐的海鸥所环绕。看到这一切，塞尔维亚感到自己只能用“令人激动”这个词来描述眼前的景象。

他们离开了那座桥。在他们的目的地，她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瑞雷·路克，她此行所要去见的人，给她提供了一张手绘地图，上面详细地标出了她离开纳什维尔后，所要走的路线。她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工整的手写体，猜测着他到底属于哪一类型的男人。

她与他之间的短暂的、公事公办性质的电话交谈，没有给她提供更多的关于他的线索。除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教养，但是略显急躁外，她对他没有进一步的感觉。她有一张他抱着可爱的刚会走路的双胞胎的照片，当她的孩子对这张照片不再感兴趣时，她就将它拿了出来。他看起来相貌一般——也许比一般要好一点——但是她尽量不让自己把他浪漫化；他的头发是棕色的，留着很保守的发式；他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她猜它们也是棕色的，至少她不会嫁给一个丑陋的男人。

他有很好的证明书，一封从他的银行转来的信上暗示，即使路克兄弟今天停止种庄稼，他们也不会失去他们的收入。当然，她不了解有关他的一切，他也同样不了解她的一切。最后，她焦虑地想，他是否会理解她对他所隐瞒的一些事，还是当他发现她的谎话以后，会立刻将她踢出门外去。

一过了那座桥，马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他们经过各种各样的汽车维修站，鱼饵商店，还有名字奇特古怪的酒吧，诸如：

牡蛎暗礁，涨潮酒吧，烧烤店，干渴喉咙。所有这些酒吧都是年久失修的，它们的外部经过日晒雨淋，就像已经摆放了一周的复活节百合那样，开始凋落了。

进入他们视野的土地是广阔无垠的，黑色的泥土看起来非常肥沃，正适合种植庄稼。“就是这儿，”塞尔维亚说，注意到一块写着“路克农场”的标志牌。她换了一下车档，想到即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她蓦然间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这里的邻居不会在半夜里打架，你也不会被深夜的警笛从睡梦中惊醒。

“他是什么样的农民？”戴维问，眯着眼睛打量这片光秃秃的土地。

“他和他的哥哥种植黄豆和西红柿，”塞尔维亚说，希望瑞雷告诉她的有关土地的少量信息，能激起他的兴趣，“在西红柿收获以后，种植黄豆能帮助提高土地的质量。在过去的两年里，瑞雷也曾试过种棉花，但是在这样的气候里，只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植物才能存活下来。”她看了她儿子一眼，看他是否感兴趣。他看起来十分无精打采，她也许应该再和他谈谈棉桃与象鼻虫的生存关系。

她从车厢的反射镜里观察着玛琳达的脸，看她是否爬出了她封闭的世界，对周围的新环境感到新鲜，但是女孩子的脸上毫无表情。塞尔维亚将车拐下公路，沿着一条条穿过田野与沼泽地的田间小路向前开着，这些小路就像是土地的大动脉。

高大的松树，矮棕榈，橡树，橡胶树，和一些低矮的灌木在土地的两侧矗立着，就像是一道道土地的保护屏障；这里还有大片的沼泽地。整片土地呈现出一派热带风情。她继续沿着那些狭窄的小道向前开着车，他们看起来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当塞尔维亚以为她迷了路时，另一块写着“路克农场”的标志牌出现了。

她从远处观察着那所房子，那所高大的、有着锡皮红屋顶的两层农舍，几乎有半打儿的烟囱从屋顶伸出来。当她靠得更近一些时，她看到这所农舍建造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是用混凝土与牡蛎壳混合建造的。

惊慌失措的感觉攫住了她的思维，几天以来她一直在思考着这一时刻，现在它就在她的眼前，她却想调转她的旧车向来时的方向逃跑回去。她在路边突然停下车，关上了发动机，她全身都在发抖，她几乎无法呼吸。

“妈妈，你没事吧？”戴维问。

她将要嫁给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让我休息一会，”她说，暗暗责怪着自己的神经质。这桩婚姻已经协商了好几周了，她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而，在她忙于筹备这桩婚姻时，却没有很多时间去考虑这桩婚姻对她自己意味着什么。有时候，她感觉这件事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而现在，看着这所房子，一切就像她眼前的长柄煎锅那样清晰。

塞尔维亚感觉到她的儿子正在观察着她，他的脸上是一种担忧的神情，“我没事儿。”过了一会，她说。

“你的脸色白得要命。”他说。

当然，在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开始以前，那个男人会给她一些时间去适应他的，“是的，这是一大步。”

“将你的车窗摇下来，妈妈，”戴维说，“你看起来需要新鲜空气。”

她这样做了，立刻被一股新鲜的泥土味道所环绕。当然，如果瑞雷发现她没有完全说实话，他根本不会娶她的，“我们需要谈一谈。”塞尔维亚禁不住脱口而出。

“哦，很好，”戴维咕哝着，“上次你用了这种声调，于是我们一个星期没有吃维也纳香肠，然后我们有了那件消音器。”

“这件事很严重，戴维，”塞尔维亚说，“现在，听我说，”她将她的右臂搭在车座的靠背上，这样她就可以看到她的女儿对她所说的话的反应。玛琳达最需要的是对她年轻生命的重视，塞尔维亚对没有给她足够的重视感到内疚，“在我做决定以前，我想让你们两个人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们。我知道你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上过好日子。”

“那么你想怎样得到它呢？”戴维问，开始感觉到不舒服。

“为什么你不闭上你的嘴，蛆，让她把话说完？”玛琳达从后面的座位上说。

塞尔维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他们安定下来以后，她一定要给她女儿一些劝告，就像她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对她的女儿所做的开导那样具有耐心和爱心，“我想说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如果不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做这种事情。”

“你不必考虑这些因素，妈妈，”戴维说，“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嫁给一个老怪物。我们可以将车头调转过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会从学校辍学，找一份专职的工作。”

塞尔维亚摇了摇头，“他不是一个怪物，实际上，他只比我大两岁；你也不必从学校辍学，戴维，无论发生什么事。没有高中教育，你怎么能上艺术学院呢？”

“我们没有钱上艺术学院。”

“然而，”她说，“这不意味着在你即将入学时，我也没有钱。”

“看来，那个家伙也没有很多钱，否则他就不会登征婚启事了。”

塞尔维亚真的生气了，“谈起我应征启事的事，可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是的，但是你是孤注一掷。”

“他也是，他的妻子去年死了，给他留下了一对双胞胎兄弟，他说他没有时间去约会女人。”

“你不应该和一个你根本不爱的男人结婚。”

“会有一段短暂的察看期，”她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看一看我们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我会得到一大笔安置费的。”

“很好。”

塞尔维亚对他冷淡的态度几乎要发起火来，“我签了一份合同，如果事情在这里没有成功，我们就有很多的钱去开始新的生活。”

戴维并不相信，“他最好别碰你，否则我会用我的拳头打死他。”

她为她的儿子想保护她的想法所感动，同时，她并不想让他惹麻烦，“我会小心防备这个男人的，儿子，”她说，“我不会同意他做任何蠢事的。”她停顿了一下，“我不应该提醒你我们离开了纳什维尔后是多么的孤单。”

对她来说，纳什维尔是一个恶梦。她做两份工作，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到十六个小时，但是生活仍然是入不敷出。她的汽车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丢失了发动机罩下的每一个重要配件，这就意味着她要节省租金或者是日常用品或者两者都要缩减。她很少看她的孩子们，直到最近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那次袭击事件，才使她如梦初醒。她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她害怕因为精神无法集中而失去她的工作。

“你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她的保险公司的老板向她提出了建议。他是一个冷酷的、不讲情面的男人，他不能忍受工作中的任何私人问题。塞尔维亚知道她已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

地，她需要永远地离开这里了。

“我想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戴维说，听起来已经放弃了。

塞尔维亚犹豫着，知道没有人能告诉她应该怎么做，但是至少这样做，可以减轻她的负担，“还有一件事，”她说，“路克先生不知道我有孩子，我想让你们呆在汽车里，直到我将这件事向他解释清楚。”

瑞雷·路克一夜没有睡，这从他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来，疲倦的皱纹出现在他眼角和嘴角。他用了半宿的时间抱着十五个月大的迪文斯，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然后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迪沃。谢天谢地，这对小家伙终于精疲力尽地睡着了。

瑞雷从育婴室走出来，穿过大厅，走进厨房，在那里，咖啡壶像一个老朋友那样在等待着他。他选择了一把很结实的咖啡壶，知道他会整天都用得着它的。房间里几乎像是刚发生了一场地震，他的临时婴儿看护对孩子们很好，但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收拾房间。他妈的，他总是在给孩子们找看护的问题上屡遭挫折；首先，当孩子们刚刚适应海梅尔太太时，她却因为折断了手腕而离开了；然后，十八岁的简妮·卡普特又得了流感。

镇子上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病倒了，现在他的孩子也得了怪病。他已经打电话给医生了，医生答应给他开一个药方。如果他的嫂子杰西在就好了，也许她不会介意开车到城里去取那些药。可怜的杰西，她自己有三个孩子，还要忙于教区工作，她根本没有时间帮助他抚养孩子。

但是希望很快就要来临，他的这种困境就要结束，他找了一个妻子，几周以内就要到这儿来了。这得感谢杰西的坚持，